

全新修订珍藏版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胡晓明  
胡晓晖

◎ 著

③

天下终归一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全新修订珍藏版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

# 春秋战国

胡晓明

胡晓暉

◎ 著

③ 天下终归一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战国:全三册 / 胡晓明, 胡晓晖著. -- 武汉 :  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  
(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)  
ISBN 978-7-5354-8824-4

I. ①春… II. ①胡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7885号

出品人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田敦国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校对:陈琪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30毫米×1060毫米 1/16 印张:65.5 插页:3页

版次: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026千字

定价:110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 
录

第 一 章	交相征伐三强争	君臣斗计列国乱	001
第 二 章	强臣君前索权柄	里应外合占大梁	012
第 三 章	楚女坚贞持正气	吴起拒婚触杀机	028
第 四 章	惶惶乎吴起入楚	楚悼王凤鸟明志	044
第 五 章	贰姬念恩生情愫	鲁班墨翟论攻守	061
第 六 章	革除旧弊振国势	功败垂成楚君薨	075
第 七 章	大业未竟吴起亡	不期而遇东郭狼	089
第 八 章	庞涓荣归激卫鞅	孝公尚贤求大治	103
第 九 章	徙木立信立法威	君臣对策论大势	114
第 十 章	齐威王假意拜相	下大夫妙计诛逆	127
第 十 一 章	淳于髡隐语问政	齐威王烹奸立威	143
第 十 二 章	魏司马嫉贤妒能	齐孙宾逃出生天	153
第 十 三 章	卞氏三献和氏璧	田忌赛马荐孙臧	167
第 十 四 章	围魏救赵定大计	齐魏议和释庞涓	180
第 十 五 章	劓鼻之刑辱嬴虔	邹忌用谋荐田婴	193
第 十 六 章	孙臧减灶布疑阵	卫鞅背信赚西河	204
第 十 七 章	魏王尊贤引凤凰	鬼谷之术行天下	217
第 十 八 章	邹忌比美谏齐君	七国争霸竞相王	231
第 十 九 章	张仪献歌探楚意	燕雀安知鸿鹄志	243
第 二 十 章	三国同盟无形破	惠施斡旋遇庄周	256

第二十一章	魏王临终大彻悟	张仪巧舌毁联盟·····	271
第二十二章	各怀心思伐秦败	列国乘隙强实力·····	284
第二十三章	胡服骑射强国势	沙丘围宫主父亡·····	296
第二十四章	燕王筑台得苏秦	合纵伐秦败垂成·····	308
第二十五章	杀人盈野得天下	中国自此大一统·····	323

第  
一  
章交相征伐三强争  
君臣斗计列国乱

魏武侯出巡回到朝廷后，发出的第一道诏令，就是将其庶妹公主荣嫁给公叔痤。论礼法，公主的出嫁仪式，须等先君的三年丧期满了之后才能进行。但是在此“礼崩乐坏”之时，天下诸侯所行之事，几乎没有一件完全合于礼法。

然而魏国的相国田子方却非要让魏武侯所行之事完全合于礼法。他是名闻天下的大儒，如果坐视国君违背礼法，则必将声誉扫地，无法得到天下诸侯的礼敬。田子方知道国君是在耍弄权术，设了一个陷阱——逼他以“弃官”之举来劝谏国君。可是他既然身为大儒，纵然十分留恋相国的权位，也只好向陷阱跳下去。

田子方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，痛哭流涕，劝谏魏武侯遵守礼法，暂缓举行公主的出嫁仪式。魏武侯对田子方的“忠谏”称赞不已，赐其黄金百斤，但是并没有收回诏令。君无戏言，公主出嫁的诏令既已发出，就不宜收回。魏武侯“耐心”地对田子方解释了一番。田子方无奈，只好自责不能尽臣下之力，匡正国君的过失，请求辞去相国之位。

魏武侯挽留了几次,见田子方去意“坚决”,也就不再强留,又加赐田子方黄金二百斤、食邑二百户。然后,魏武侯在朝堂上大摆宴乐,恭送田子方“退隐”。宴会上,众朝臣争先向田子方敬酒,田子方俱是站起答谢,谦恭有礼。翟璜亦向田子方敬酒,田子方却视而不见,坐在案后,连眼皮也没有抬起一下。

田子方认为,他之所以失去了相国之位,是因为翟璜这等“法家”的陷害。“法家”欲独霸魏国朝堂,要将以他为首领的“儒家”全都从朝堂中赶出去。田子方绝不甘心让翟璜的图谋得逞,他虽然“退隐”了,但还有许多“儒家”臣子居于朝堂之位。

在这些“儒家”臣子中,最著名的人是邺县县令李克。田子方在决定“退隐”时,曾派出门客赶到李克那里去,让李克多和吴起一派的人交往,联合吴起对付翟璜。吴起是“兵家”,所作所为亦是“扰乱礼法”,素为田子方这等大儒轻视。若非是为了对付翟璜,田子方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“儒家”之人去接近“兵家”。

翟璜面对田子方的冷遇只是一笑,并未放在心上。他从来认为,“儒家”之人除了极个别外,都是腐朽不堪的“学究”,毫无智计,根本不能对他做出什么危害之举。

田子方“退隐”后,魏武侯立即拜中卿翟璜为相国,辅佐国君治理政事。翟璜知道,魏武侯最愿意做的事情,就是攻伐敌国,夺取敌国的城池土地,威震天下。国君欲行攻伐之事,必然重用武将。翟璜希望国君任用的武将是公叔痤,而非吴起。他要借着主持公主出嫁礼仪的机会,将公叔痤收服为“心腹之人”。在翟璜主持公主出嫁礼仪的时候,魏武侯将东郭狼作为密使,派到了韩国。

东郭狼在招待各国使者时表现出的“结交”才能,深得魏武侯欣赏,认为东郭狼有着充当“密使”的“天才”,他应该知人善任,充分发挥东郭狼的才能,让东郭狼成为他的“心腹之臣”。这样,东郭狼就不完全是吴起的“党徒”了。作为一个国君,应该使臣下的“党徒”越来越少才对。魏武侯对他的贤明决断很感满意,觉得以智计来论,臣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。

东郭狼到韩国去,主要是向韩烈侯传达魏武侯的暗示——韩国不应周室怀有过分的企图。周室是天下共主,对周室怀有过分的企图,必会招致天下诸侯的共同攻击。

对于东郭狼的举动,魏武侯没有让翟璜知道。他觉得,国君不能什么事都告诉臣下,哪怕那是一个最值得国君信任的臣下。这样,国君就常能在臣下面前保持一种莫测之威。臣下感到国君有“莫测之威”,就不敢轻举妄动,



生出臣下不该生出的一些念头来。

东郭狼来到韩国后，向韩烈侯说出了他该说的话——魏武侯让他说出的话；也同时说出了他作为臣下本不该说出的话——吴起让他说出的话。韩烈侯对于东郭狼说出的那些不该说出的话非常感激，以“客卿”之礼相待。

半个月后，东郭狼带着韩烈侯亲笔书写的一封信，回到了安邑。韩烈侯在帛书上对魏武侯十分恭敬，以近乎臣下的语气，向魏武侯表示——他一定听从贤明的魏国国君的劝告，绝不为难西周公。在帛书的末尾，韩烈侯还说，魏、韩乃是兄弟之国，魏乃“长兄”，希望对韩国这位小弟多加照应。

看到韩烈侯如此恭维，魏武侯不由得心花怒放，称赞东郭狼为魏国立了大功，赏赐东郭狼黄金百斤。东郭狼乘机请求——他想把身在齐国的家眷接到魏国来，以免后顾之忧。魏武侯对东郭狼的请求自然是立刻答应了下来。次日，东郭狼即整顿行装，乘坐高车，带着“门客”赵阳生等人，向齐国驰去。

从魏国到齐国去，必从卫国、鲁国经过。东郭狼、赵阳生二人进入卫境内后，悄悄改换了行装，扮作客商，秘密拜访了许多卫国臣子。到了鲁国，东郭狼秘密拜访的人就更多了。他还让赵阳生顺便去宋国拜访了許多人，最后才来到了齐国。

东郭狼在齐国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也没有拜访任何人，带了家眷，即向魏国驰回。回来的路上，东郭狼虽然也从鲁、卫两国经过，却没有停下来。卫、鲁、宋诸国的君臣也没有人对东郭狼加以挽留，他们都很忙，忙于秘密交往，互相传递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——魏、齐两国欲借伐楚之名，灭了卫、鲁、宋三国。

卫、鲁、宋三国俱为弱小之邦，国力无法和魏、齐两国相比，只能结盟对敌。但三国就算结成了联盟，欲和魏、齐对抗，力量还是不足。三个弱小之邦必须和一个大国结盟，才能和魏齐两国对抗。可是究竟和哪一国结盟呢？三国都犯了难。

天下的大国共有魏、韩、赵、齐、楚、燕、秦七国，俱是兵精将猛，令小国闻之生惧。

“七雄”中，魏、韩、赵号称“三晋”，是同盟之国，卫、鲁、宋三国既然与魏国为敌，就不可能和韩、赵结盟。而燕、秦两国距卫、鲁、宋甚是遥远，且兵势难敌“三晋”，也不可能成为卫、鲁、宋的盟国。如此，除了齐国，天下各大国中，就只有楚国可成为卫、鲁、宋三个弱小之邦的盟国。只是，卫、鲁、宋又极不愿与楚国结盟。

楚国兵势强盛，“三晋”联军攻击，也不能将其轻易击败，本应是卫、鲁、宋天然的盟国。但楚国历代国君，都极欲攻占卫、鲁、宋三国，以图控制中原



要地,进而称霸天下。故数百年来,楚国不知对卫、鲁、宋三国发动了多少次攻击。尤其是宋国,因国境与楚国相连,遭到了楚国数次残酷的围攻,几次陷入亡国的境地。所以,卫、鲁两国还有“饮鸩止渴”,暂时与楚国结盟的打算,而宋国则坚决反对。

正当卫、鲁、宋三国为了与楚国结盟之事争执不下时,韩国相国韩山坚秘密来到了卫、鲁、宋三国。韩山坚坦白地向卫、鲁、宋三国说,韩国反对魏、齐联军伐楚。因为齐国不会真心伐楚,而是借伐楚为名,欲攻占卫、鲁、宋三国之地。齐国攻占了卫、鲁、宋三国,边界就接近了韩国,势必使韩国陷入西有秦、南有楚、东有齐的不利境地。不过,韩国是魏国的“兄弟之国”,不好直接反对魏国,因此欲与卫、鲁、宋结成秘密联盟,对抗齐国。

卫、鲁、宋三国之君听了韩山坚的一番话,不觉大喜过望,当即与韩山坚举行仪式,结成秘密联盟。

在韩山坚奔忙于卫、鲁、宋三国时,东郭狼已回到了魏国,又一次受到了国君的赏赐。魏武侯这次的赏赐,是特地给予东郭狼妻儿的荣耀,以示他对东郭狼的赏识之意。

国君赏识东郭狼,大臣们也都“赏识”起东郭狼来了,纷纷给东郭狼送上厚礼,祝贺东郭狼全家团圆。就连许多驻守边地的太守和县令,也送来了贺礼。其中有一份贺礼为邳邑县令李克所送,礼物之丰厚远远超过了一个县令的应送之数。东郭狼对这份意外的厚礼特别关注,派赵阳生专程去往邳邑,表达他的感谢之意。

卫、鲁、宋三国之间忽然使者来往繁忙,引起了齐国的注意,齐国派出许多密探到卫、鲁、宋三国打听消息,结果发觉卫、鲁、宋三国居然和韩国已秘密结盟,要对付齐国。

齐国事实上的国君田和大吃一惊,疑心已答应和他“联军伐楚”的魏武侯是在耍什么诡计,要借“伐楚”之名暗中坑害齐国,遂抢先征发大军,号称“伐楚”,兵锋直指鲁国。

鲁国是齐国伐楚的必经之道,齐国请求鲁君“借道”,允许齐国军队通过鲁国。鲁君自然知道,齐国军队一旦进入鲁国境内,所借的就不是“道”,而是“城池”了。他一边征调军卒拒守,一边紧急派出使者,向卫、宋、韩三国求救。卫、宋、韩三国早有准备,立即各派大军,星夜驰援鲁国。

韩烈侯在派出大军的同时,还遣使飞驰安邑,说齐国攻击鲁国,意欲打通威胁韩国的通道,韩国不得不起兵自卫,请魏国依照同盟之义,发兵帮助韩国。同时,田和的密使也来到了安邑,请魏武侯履行诺言,发兵“共伐楚国”。

面对着韩、齐两国请求发兵的使者，魏武侯陷入了尴尬之境，不知如何回答。他无奈之下，只好将翟璜召进内宫询问：“寡人该当如何，是答应韩国，还是答应齐国？”

翟璜道：“当初田和曾与主公相约，待主公的伐楚方略定好之后，双方同时发兵。如今齐国不与主公商议，突然出兵‘伐楚’，不遵诺言在先，主公不用去理会他。”

魏武侯急了：“不理齐国，则何谈‘共伐楚国’？我魏国虽能得到韩、赵相助，要想大胜楚国，亦难成功。唯有我三晋联合齐国，方可一举踏平楚国啊。”

“如果齐国真欲伐楚，主公自当应约发兵。然以臣下观之，齐国并无伐楚之心。”翟璜说道。他对魏、齐两国联合伐楚的举动并不热心。不过，因为魏武侯对这件事十分热心，他也就不得不显得十分热心。他虽有智谋，对兵战之道却不甚精通，如果国君的“攻伐”之事太多，就容易显出他这个相国的“短处”来，对他甚是不利。

“不错。齐国并不想真心伐楚，他不过是借伐楚之名夺取鲁国之地，寡人早知田和用意不善。可是，只要齐国愿意向天下人大肆宣扬伐楚，则楚国必将心生恐慌，就算面临强敌来攻，兵卒亦不敢全然发出，须留出一部分驻守鲁、宋边境，以防齐国偷袭。如此，寡人伐楚之时，就多出了几分胜算。谁知田和他不与寡人商议，居然在这个时候出兵了。结果没引起楚国恐慌，倒让韩国恐慌起来了。韩国与魏国是兄弟之国，寡人又不能不……唉！”魏武侯说不下去了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心中不觉对齐国生出了恨意，痛恨齐国将他的谋划扰乱了。

“田和其人，心地素来险恶，令人难测。以臣下想来，田和此举是在逼迫主公依他预定的谋划行事。如果主公听从其请，发兵‘攻楚’，则势必得罪韩国。而得罪了韩国，主公的伐楚之谋，就更须依靠齐国了。天下人不明其中的曲直，恐怕都会以为主公是在听从田和的号令。这样，田和就名震天下，可以公然自称齐侯了。”翟璜皱着眉头说道，似是在用心思索，其实却在想着以合适的词语激怒魏武侯。

田和虽说已完全控制了齐国，但在名义上，还是姜姓“齐侯”的臣下。对于自己实为国君，名为臣下的处境，田和很不满意，早就在谋划着向魏、赵、韩三国“学习”将其名义上的国君一脚踢开，让周天子发下诏令，正式册封他为齐侯。只是他的名声不太好，不能似魏文侯那般被公认为贤明之君。且齐国又偏处东海之滨，难以像魏、赵、韩那样可以直接威胁周室，故一直不敢向周天子请求封侯。

万一周天子不买田氏的账,拒不封田氏为齐侯,则田氏在国中的威望必会受损,成为众人的笑柄。为此,田氏在请求周天子封侯之前,必须做出些大事来名震天下,使周天子不敢不封他为齐侯。

翟璜以田氏欲“名震天下”,因而想“号令魏侯”的话来激怒魏武侯,是一种非常合适的词语。果然,魏武侯大怒起来:“这田和算是什么东西,居然敢号令寡人!”

“田和当然不敢号令主公,所以才会出此诡谋,让天下人以为他在号令主公。”

“寡人绝不能让田和的诡计得逞。哼!寡人倒要看看,这田和会怎么样‘名震天下’。”

“那么,主公是不会发兵了。”

“不,寡人要发兵。不过,不是发兵攻楚,而是发兵救鲁!”

“主公圣明,发兵救鲁,既可显示我魏国‘扶助弱小’之邦的大义,又可示好韩国。”翟璜心中大喜,立刻说道。他知道,魏国“发兵救鲁”,就会使魏武侯“南伐楚国”的谋划落空。当然,魏武侯不会轻易放弃“南伐楚国”的图谋。只是,他再一次完成“南伐楚国”的谋划至少需要数年时日。翟璜亦因此可当上数年太平相国,大力巩固他的权势。

周安王八年(公元前394年),魏武侯拜公叔痤为大将,率战军千乘,劲卒十万,援救鲁国。魏武侯的举动,大大出乎田和的意外,恐慌之下,连忙率军退回了齐国。魏、韩、卫、鲁、宋五国并未和齐国交战,便已大胜,皆是兴高采烈,在国中大肆庆祝。魏武侯论功行赏,赐公叔痤黄金百斤、食邑一百户,并赐出征兵卒每人一千个铜钱。

这一番出兵“救鲁”,将魏武侯储存的伐楚军资几乎用去了一半,令魏武侯大感心痛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“伐楚”的决心,他在赏赐有功将士们的同时,派密使携带重礼,去见田和,解释道——魏国并不想救鲁,之所以出兵,只是做做样子给韩国看的,希望齐国能够谅解。魏、齐两国联合伐楚,好处甚多,不应轻易放弃。只是魏、齐两国出兵之时,应事先商定。在未商定之前,一方不宜先行出兵,以免生出误会。

田和听了魏国使者的话,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,哼!误会,这次若非我随机应变,只怕就要命丧在魏国手中了。我已上了一次大当,岂肯再去上当。

“是啊,这次是我齐国冒失了,错在齐国。”田和满脸笑意,谦恭地对魏国使者说着,并让魏国使者转告魏武侯:魏、齐两国当依前约,商定方略之后立即联合出兵伐楚。

在魏国使者高高兴兴返回后，田和立即派陶朱公为使者，秘密赶往楚国。他要和楚王定下密约——联合出兵，共伐魏国。

魏击小儿，你竟敢戏弄于我，不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你只怕都不认得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。田和恨恨地在心中想着，招来心腹谋臣，开始谋划着伐魏方略。

魏武侯绝没有想到田和会“联楚伐魏”，听了使者的禀告，心中大为高兴，将国事托给翟璜，他自己集中全力去训练士卒，积累军资，以承袭先君遗志——南伐楚国，夺取中原之地。

经过一年多的准备，魏武侯认为“伐楚”时机已到，遂派使者请田和出兵。田和的“联楚伐魏”方略还未定好，不便公然得罪魏国。他一边与魏国使者虚为周旋，一边派人飞驰楚国，详细告知了魏武侯的伐楚路线，让楚国预作准备。

魏武侯久等齐国出兵，不见回音，心下焦躁，又害怕失去“先机”，便尽起国中大军，直逼郑国边境——他仍然采用了“三晋”惯用的方略，攻击郑国，迫使楚国救郑。楚国对魏武侯的攻伐战略了如指掌，并不心慌，从容派出大军，不救郑国，却向韩国杀来——楚国此举意在调动魏国救韩，使魏军疲惫，从而击败魏军。

魏武侯此次攻伐楚国，除了约请齐国出兵外，也依照旧例，让韩、赵两国出兵相助。韩、赵两国对于伐楚之事，虽不反对，也不积极，勉强各凑了十万军卒，战车千乘，向郑国边境进发。然而正当韩国大军接近郑国时，楚国大军二十余万却自韩国的南部边境攻入，杀了韩国一个措手不及，连连攻陷城邑。

韩国慌忙将大军由东向南调回，并向魏、赵两国求救，让魏、赵两国之军星夜驰援。魏、赵两国只得挥军向西南方的楚、韩边境驰来，与楚国展开了一场混战。

韩、赵、魏三国大军加起来，近四十万，几乎比楚军多出了一倍，但双方混战的结果，却是不分上下，各自折损了数万军卒。楚军算是被韩、赵、魏三国逐退，而魏、赵两国之军同样疲惫不堪，返回了各自的国中。

不料当魏、赵两国之军返回国中后，楚国又发大军二十万，再次攻进了韩国境内。原来楚国因此次与“三晋”对抗，共征发了四十万军卒，分为两部分，早就准备对韩国发动两次猛攻。

在“三晋”中，韩国的国境直接和楚国相连，给楚国带来的威胁最大。楚国决心抓住这次机会，倾其全部国力，给韩国以沉重的打击，让韩国从此以后，不敢轻视楚国。韩国一边抵抗，一边再次派出使者，飞驰魏、赵两国求援。

魏、赵两国无奈，只得各自再征集了十万军卒，仓促驰往韩国，与楚军大战。

韩国人众虽不算多，但举国的丁壮征集起来，亦能得到军卒二十万，再加上魏、赵两国援军，兵力仍是多出楚军一倍。然而，此一战“三晋”却连个“平手”也没有得到。

楚军士气旺盛，勇猛无比，“三晋”军卒则士气低落，怯于接战。双方你来我往，连战了五场，楚军三场大胜，两场小败，在夺得了韩国的负秦城后，胜利班师回国。“三晋”之军不敢追击，互相埋怨一番后，各自清点残军，退回原处。魏国前后共计伤亡军卒三万余人，声威大受损害，且积累几年的军资又是耗费一空。

就在魏国君臣沮丧、百姓怨意大起之时，忽又传来捷报——吴起率西河三万之卒，大败秦军十万锐卒于注城。

秦国在其执政大臣嬴茵的治理下，经过五六年的休养生息，国力已比从前更为强盛。嬴茵虽不算是精于兵法，却极想找到一个机会，狠狠打击一下魏国，振奋秦国兵卒的士气。

秦国屡败于魏国，许多领军将官一听人说起魏国，就手软脚颤，面露惧色。这种情形使嬴茵深感忧虑，害怕因此有一天魏国会以倾国之兵来攻击秦国。

列国间争战不休，向来是欺软怕硬，越对敌人害怕，就越会遭到敌人的攻击。嬴茵必须在魏国大举进攻之前，找到一个消除秦国将官害怕魏国的方法。他想来想去，觉得办法只有一个——主动向魏军进攻，并打败魏军。

但是魏国却让吴起担当西河太守，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，挡住了秦军。秦军无论是将官、士卒，还是普通百姓，都称吴起为吴老虎，视其为不可战胜的天神！嬴茵想让秦国士卒去主动进攻吴起，几乎是一件无法办到的事情，任何一位秦国人都会把进攻吴起的举动看成是疯子的举动。

我就不信，吴起真是不可战胜的天神！嬴茵在心中说着，时刻注意着魏国的动静，寻找着进攻吴起的机会。

他果然寻到了机会——魏军在韩国境内被楚军打败，损伤甚多，正在秘密调动西河军卒连夜驰援韩国。嬴茵闻报大喜，又有些不放心，一边紧急征调军卒，一边派心腹门客去西河探听消息。很快，心腹门客回禀道——西河军卒的确被调往了韩国，至少调走了三万人。

西河军卒只有五万余人，走了三万，剩下两万。这两万扣除各地城邑关塞的驻守士卒外，吴起能用来作战的不到一万人，而嬴茵已征集了十万军卒。难道我以十万锐卒，还不能打败吴起的一万士卒吗？嬴茵充满信心地向吴起发动了进攻。

不料嬴茵在攻至注城时,突然受到了四万多魏国军卒的伏击,全军顿时崩溃,大败而逃。幸好嬴茵吸取了当年秦简公惨败的教训,从一开始就不敢冒险疾进,而是将十万锐卒分成前、中、后三军,前军三万人,中军也是三万人,后军为四万人,依次前进,每一军相隔着一舍之地,这样,秦军虽是大败,损失并不过于惨重。

嬴茵大败而回,声望在秦国朝廷大跌,一些不满他的大臣们甚至打算联合起来,要将他轰出朝廷。嬴茵得知消息后,立刻先下手为强,毫不犹疑地将那些不满他的大臣们抓起来,安上“谋反”的罪名,全都斩首,以血腥之威保住了权位。

他斩杀的大臣中,有两人是太子的师傅。太子亲自向他求情,却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。太子慑于嬴茵的权威,口中不敢说什么,心中却在发誓——他将来一定要杀死嬴茵。

清除了对头,嬴茵又将“谎报军情”的门客全都斩首,并厚恤伤亡士卒,以安军心。但是不论嬴茵怎么安慰,秦国军卒心中还是充满了怨意——左庶长已经“疯了”,居然自不量力,让士兵们去喂吴老虎的“虎口”。这样的“疯子”,国君为什么不把他宰了?

军卒们的怨言,自然传到了嬴茵耳中,他听了之后,只苦笑了一下,并未说什么。嬴茵太忙了,已顾不上军卒们的怨言。首先,他大发丁壮,加紧修筑洛水沿岸的长城,使其更高更厚,以防止吴起乘胜攻入秦国境内。同时,他又派出使者,携带厚礼,献与楚国,和楚国结成联盟,以共同对付“三晋”,尤其是对付魏国。最后,他还在内宫广布耳目,监视国君的一举一动,唯恐国君会当真如军卒们说的那样——把他宰了。嬴茵独掌朝政,已经引起了国君秦惠公的不满,只不过君臣二人还未公开闹翻。

待一切都安排好了,嬴茵才痛定思痛,仔细回想着他大败的经过。这是嬴茵的习惯,他若是有一件事做得不满意,就必定要找出其中的教训,以免重蹈覆辙。

他想来想去,觉得他此次进攻魏国,除了一件事外,什么都没有做错。那唯一做错的事,就是他不该听信了众心腹门客谎报的军情。可是,众心腹门客为什么会向他谎报军情呢?嬴茵怎么想也不明白。

其实,嬴茵的众心腹门客并没有“谎报军情”,吴起的确让三万西河军卒渡过了黄河,向韩国行去。黄河沿岸无数的百姓,都亲眼见到过大队军卒渡河的情景。只不过,嬴茵的那些心腹门客并不知道,三万西河军卒来到韩国边境后,就停了下来,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,急速向北行去,一夜竟行出四舍之地,比平常的行军速度快出一倍。魏军这时所选的行军路线,都是荒野之



地,除了少许飞禽之外,极少会被谁发现其踪迹。天亮时,魏军就停下来,隐于野,若有渔猎之人进入野林中,立刻全部杀死。到了夜晚,魏军又会急速前进。连行几夜后,魏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黄河上游绕回了西河,在注城附近的山谷间布下了埋伏。

吴起早就从种种迹象上判断,嬴茵正在寻找着一次向他攻击的机会,他也正在寻找着攻击秦军的机会。因此,就借着魏国在韩国战败的时机,“送给”了嬴茵一个“机会”。

吴起在西河的大胜,和魏武侯在韩国的败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朝中大臣纷纷上表攻击相国翟璜无能,致使魏军连败,应“辞职谢罪”。在这些表章中,邳邑县令李克对翟璜的攻击最为严厉,称翟璜只知树立私党,独揽朝中大权,毫无尽忠奉公之心。主公应将翟璜这等祸国贼人斩首,以谢国人。

大臣们在攻击翟璜的同时,又对吴起大加赞颂,称吴起文武双全,实为国之栋梁,让其居于一郡太守之位,是大材小用。主公宜速将吴起召到朝廷,委以重任。

魏武侯自从“伐楚”回军之后,就不再上朝,整天待在后宫中,谁也不见。大臣们攻击翟璜的表章,送到后宫又被魏武侯退了回来,退到了翟璜的案上。翟璜望着那些堆积如山的表章,不觉心惊肉跳,饮食无味,睡梦不宁。他没有想到,魏武侯仅仅隔了年余,就又兴起了伐楚之举。他更没有想到,魏武侯的伐楚之举会碰得头破血流,引起举国震惊,群臣交相攻击。此次伐楚,乃是国君亲自率领,战败之罪,主要应由国君承担。但是,臣下怎么能罪及国君呢?承担战败之罪的只应是他翟璜,必须是他翟璜。可是他翟璜能承担战败之罪吗?不能,如果他承担了战败之罪,就须放弃相国之位。

翟璜绝不愿放弃相国之位,他还梦想着至少当上四五年的太平相国,并在朝中多植党羽。这样,就算他“功成退隐”了,也可影响朝政,使国君不敢轻视他,必须对他加以礼敬。如果他现在“退隐”是为“因罪退隐”,国君对他避之犹恐不及,岂肯加以礼敬。何况,他在朝中的党羽尚不算多,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。万一他的对头继任相国,对他算起“旧账”来了,只怕谁也不敢出头为他说一句话,使他只能任人宰割。

不,我翟璜岂能任人宰割?他在心里叫着,决心硬抗下去,绝不上表“请求”辞去相位。无论如何,这次伐楚失败,是国君之罪,众人明着攻击的是我,实际上攻击的是国君。国君年少气盛,定然不会容忍这些攻击继续下去,定然会对我加以庇护。

但是翟璜又想错了,数十天过去了,魏武侯竟没有说出一句庇护他的话来。依照常理,朝廷“混乱”至此,国君应该立即召见相国。但是魏武侯自兵败



回到都城后，一次也没有召见翟璜，使翟璜无法明白他最想明白的事情——魏武侯是否还将他视作了相国？无奈之下，翟璜只有天天去宫门求见国君，却又天天被国君拒之门外。

就在他绝望之际，魏武侯又狠狠打了他一棒——将朝臣们的表章退给了他这位相国。魏武侯此举，是在告诉崔璜——他身为相国，必须对众朝臣的表章做出回答。可是他又该做出怎样的回答呢？他是要为自己辩护？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承担罪责。翟璜想来想去，觉得他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能“代替”国君承担战败之罪。他极不情愿地写了一道表章，将他自己痛骂了一通，请求国君对他严加处罚。

在他的表章送进内宫后，只隔了一天，魏武侯就派来了传旨太监，宣召翟璜入宫。翟璜跟在传旨太监身后，双腿沉重如铅，每迈动一下，都是异常吃力。

他已经认了“罪”，必须接受国君的处罚，只是他又无法预知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。依他所认之“罪”，轻者，国君会免了他的相国之位。重者，会对他处以斩首大刑。当然，国君也可运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威，赦免了翟璜之罪，让他继续担任相国。

唉！难怪无数人宁愿冒着灭族的大祸，也要取得国君之位。国君之权，实在令人不可仰视，即使我身为相国，亦须听由国君“生杀予夺”。翟璜在心中悲哀地叹息着。

第  
二  
章



强臣君前索权柄  
里应外合占大梁

翟璜在后宫的内殿见到了魏武侯，内殿的陈设依然是那么庄重、简朴、威严，一切如旧，但主人却换了一位。“新主人”坐在一张巨大的屏风下面。那屏风厚重结实，并无华丽的雕饰花纹，也没有悬挂着晶莹灿烂的玉璧。屏风上只画着一只猛虎，正睁目扬爪，欲扑向猎物。屏风下的铺锦芦席上放着一架铜足木案，案上放着一卷摊开的竹简。魏武侯伏在案后，正仔细看着竹简，头也不抬，似乎并未发现翟璜走进了内殿。

“微臣翟璜，拜见主公！”翟璜跪倒在木案之前，高声说着，行以大礼。

“翟爱卿免礼，请坐！”魏武侯这才抬起头来，声音柔和地说着，示意翟璜在他身侧坐下。臣下能得以和国君同坐一席上，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荣耀。臣下得到此荣耀者，无不兴奋至极。但翟璜得到了这样的荣耀，不仅毫无兴奋之意，反而浑身冰凉，心哀若死。

魏武侯只是称翟璜为“爱卿”，没有将他称为“相国”。这说明，魏武侯不打算赦免他的“战败之罪”。此刻魏武侯“礼敬”他，不过是对他的一种安抚罢了。翟璜自是不敢拒绝魏武侯的安抚，战战兢兢地在国君身边坐了下来，听